薛文清公要言

刻文清先生要言序

谷子侃宗讀書尚友起家海上斷斷前賢而尤愛重本朝薛先生若曰去吾近而可師其言又平實易直故每讀其書輒犁然有當其心積久成帙因析爲內外兩篇云茲將梓以傳用便誦習而遂屬余引端簡嗟乎驟余何人能敘先生言哉夫道之爲言道也本自周行廣路人

在窮壤誰能去周行廣路而淩虛厲空以有行乎淩虛厲空以有行匪儒人則幻術爾儒不可學幻詎可久故世之懷慝襲義崇偽導諼色取口給無屑慥慥者是皆依託幻妄淩虛厲空者之類也久則病且仆矣故知道之不明不行也夫婦之愚不肖弗與焉子言聖人之龍德必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未嘗若老子之龍乘風雲上天閃倏有

無之不可測識也而其言崇德廣業則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未嘗若莊列之恠出神入鬼狂恣無歸之不可以理天下家國也如敬軒先生豈不明允篤誠乎實易直近而可師為有據依耶而或者貴耳謂其少自得語嗟乎宋自嘉熙而後學者流猥派别岐分戶競高者崇靜虛卑者守訓故而訓故之失遂以註疏章句

糟粕陳言爲可以入德而作聖經世而宰物而不知本固有在愈傳愈遠愈遠愈離蓋至明興宣德正統間三百餘年於兹矣河津介河朔又經元人汙染之俗時莫有知誦法先王從事聖學者而先生弗假師傳崛起中立超然於風氣俗習之外其言行巨細皆必揆義與道而後已其謂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

之化不相肖矣又曰鳥集茂林龍潛深淵聖人洗心退藏於密此豈可不謂深造自得哉又或少其鮮所撰著此尤淺之乎語先生矣嗟乎古聖哲由軒農而降至七十二子之徒彼有撰著論辨者幾何人夫其所以師百世而風後來者其尚言乎别先生之言炳炳纍纍矣自是而後始有康齋吳聘君氏江門陳白沙氏以至近世王湛諸名儒益光以顯葢

實自先生發之其焉可誣已余是以私淑之而莫之敢狎焉乃倣宗則重有取於余言

嘉靖辛酉春三月吉滁上後學胡松序

余十七八歲時獨學寡朋偶書肆中見薛文清公讀書錄取而讀之有契於心遊庠序中雖日習舉子業其所志念則竊慕文清公之爲人迨登第後涉歷仕途迄今二十餘年而讀書錄未嘗釋手每澄心莊誦即惕然有所警省儼然與嚴師友相對處焉噫言不顧行學者之通患是以古之人恒耻躬之不逮而躬行君子孔子猶謙焉文清夫子篤志踐履

故所言皆切近平實夷考其行有不如其所言者乎誠非徒言之者可不謂有德之言耶余是以尊而信之先輩東湖吳公曾摘讀書錄中之語爲粹言後可泉胡公又集其語爲讀書錄畧然所集與粹言無異余因二公之意復增其所未備分爲內外兩篇蓋內篇所以脩己立德外篇所以應事處物遂總題爲文清要語云夫體用一原合內外之道也究

其極又何內外之可云乎

嘉靖甲子春三月吉無棣後學谷中虛謹識

薛文清公要言

橫渠張子云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卽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若所見之是否則俟正於後之君子云河東薛瑄識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嘗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于

此而尚不能脩其身可謂自賊之甚矣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涯

吾於所爲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余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然謂是朱文公告余曰少嗜欲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于壁

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

人之出處當安於義命不安義命妄也

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秖見其不知命也

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二日夜余在辰州府分司睡至五更忽念已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

舊習纏繞未能擺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當自今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學以靜爲本

古人功名不立有憂老之將至者吾於道德無成亦憂老之將至誠心如此

愼言其餘深有味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悉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

少言沉默最妙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無欲則所行自簡

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怠慢之心生而非禮矣有

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爲動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

定而明

輕言則納侮

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主一則作事不差纔二三則動作小事亦差矣況大事乎

思無彊學者當溪體之易曰惟溪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自喜則自矜之心生

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發奮誠心要做好人一切舊習定須截斷

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惟敬足以神明其德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盡讀古

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自家一箇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爲

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將聖賢言語作一塲話說學者之通患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刻刻提撕警省則天理常

存而人欲消熄苟有一息之間則人欲長而

天理微矣

念慮一毫雜妄即非仁便當克去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一念不謹卽作狂之端兆一念能謹卽作聖之
端兆充其極則堯桀分矣
鳥雀巢茂林蛟龍潛溪淵聖人洗心退藏于密
公則一私則殊正則大邪則小
易有脩辭立誠之訓書有惟口出好興戎之訓
春秋有食言之譏禮有安定辭之訓銅人有
三緘之戒論語孟子與凡聖賢之書謹言之
訓尤多以是知謹言乃脩德之切要所當服

膺其訓而勿失也

非力所及而思者妄也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間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文士學做聖賢文詞如中國人學外國人言語學得雖是自身却只是中國人做得雖是自

身却只是庸衆人

作詩作文寫字皆非本領工夫惟於身心上用力最要身心之功有餘力游焉可也

求在外者未可必求在内者必可得未可必者一聽於天必可得者當責之已

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

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聽言雜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

若實見得雖生死猶不可異況取舍之間乎

懈意一生即為自棄

德行道藝皆不如古人豈可不自勉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可

也

欲以虛假之善蓋眞實之惡人可欺天其可欺乎

斯須省察不至則妄念發

人知天下事皆分內事則不以功能誇人矣

天無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

人有負才能而見於辭貌者其小也可知矣

中夜以思只公之一字乃見克己之效驗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爲有已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已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便是與萬物爲一體矣

已與人物本同一理一氣而或不能公好惡於天下者蔽於有己之私也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坐作動靜語默之間

凝定最有力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寛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余性偏於急且易怒因極力變化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羣邪竝興

操心一則義理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定而

不浮養德養身莫過於操心之一法也

許魯齋詩曰萬般補養皆爲僞只有操心是要

規惟心得而實踐者乃知其言之有味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造化翕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

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堯典以欽之辭始益稷以欽之辭終堯舜傳心之要可知矣

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輕議也

言不及行可恥之甚非特發於口謂之言凡著於文詞者皆是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爲不及古

人者多矣吾輩所當深戒也

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眞見方可

人不主敬則此心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此可爲克已之法

不能克已者志不勝氣也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

周公告成王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葢抑乃檢束收斂之意畏乃恐懼兢愼之

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爲脩省之至要

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卽此是敬不屬處

謹之

志固難持氣亦難養主敬可以持志少慾可以

養氣

廣大虛明氣象無慾則見之

欲淡則心虛心虛則氣清氣清則理明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
孝友于兄弟爲爲政之本
因讀朱文公與子受之書念之念之夙夜無忝
所生之言不勝感發興起中心惻然必欲不
爲一事之惡以忝先人
人只是箇心性靜則存動則應明白坦直本無
許多勞擾若私意一起則枝節橫生而紛紜
多事矣

一爲外物所誘則心無須臾之寧矣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心細密則見道心麄則行不著習不察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脩

書稱舜曰濬哲埜濬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濬沉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

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千古聖賢未嘗不以警懼之意爲勉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學者開口皆能言道理然當體諸心果能實好

此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道理否

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

是所謂自欺也

循循而不已者其有所至與

謹防外好以奪志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

不察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

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

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君子之出處當脩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

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無行所悔最爲難事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已遑恤其他

寡欲省多少勞擾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

行一句便有益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令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大公無我眞天地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晝夜圖爲無非一身佚欲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矣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纔爲善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不爲耳目口鼻所役心常泰然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

理非利口辯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識之

持己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了工夫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衣食之類本爲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衣食飽

煖足矣過求華麗之衣必極口腹之欲君子不爲也

思索大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卽非仁一念之貪卽非義一念之慢卽非禮一念之詐卽非智此君子貴乎愼獨也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
雖山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
斯之謂與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
軀者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畏乎

人爲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不可欺曷若不爲之愈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敬字一字無欲字乃學者至要至要

余近日甚覺敬與無欲之力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爲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

脩人事恣縱妄爲假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欲而反罹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恐懼脩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蓋有所不計也

程子曰脩養之所以引年爲國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程子曰吾以狥欲傷生爲深耻學者體此則可

以保身矣

爲善須表裏澄徹方是眞實爲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眞爲善矣

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於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皆在於目

千古爲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爲

聖人之心應物即體元不少動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皆有滿唯聖人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外慕者內不足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
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若彼者多
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奚足動吾念邪惟仁
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須刻間斷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欲
一有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

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敬則卓然敬則光明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語所能喻

意纔有向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
能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身體翫蓋莊敬則
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爲善亹亹不倦不知老
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翫愒歲

月悠悠無成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守約則能泛應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寬靜詳密者能立事

快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古人佩韋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日用間身心切要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事隨處必體認得了了分明方為見道而無行不著習不察之患矣

無所爲而爲者誠也有所爲而爲者僞也誠者不息僞者易輟

物惡大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人之饗用當各量其分薄功而厚饗鮮不仆矣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袓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曾目覩其事可爲貪侈之戒

吾心誠志於學天其遂吾願乎

謙以自牧安往而不善

人當自信

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

不爲人之非笑而易其所守

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爲所移不戲謔亦存心

養氣之一端

人開口皆能談禮義論名節及見利必趨見勢

必附又不知禮義名節爲何物也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薰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自發於中者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宜深體之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於滔天

傲則仰慙則俯邪則欹正則平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色詞者其所養可
知矣

德進則言自簡

心有毫髮之繫卽不得其平

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不仁之甚者也

韓子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統于一而應於萬可
以形容道體

伯宗曰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此可以爲後生輕俊者之戒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范武子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此名言也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好勝人之大病

富貴易至溺人可不謹哉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纔自有其能便爲心累

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機緘人不以

熟寢大寐而息其虛靈之知覺

人惟一心操之爲君子放之爲小人

莊子曰泰宇定發乎天光言心定則明矣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愼言謹行是脩己第一事

心口如一爲忠信心口不一非忠信也

偶讀醫書有曰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吾有取焉

乞播之富貴恬不知耻可怪也夫

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此言當潑翫味體認

迷於利欲者如醉酒之人人不堪其醜而已不覺也

夜氣如泉源滑之數亦不能清矣君子所以貴
乎存息也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
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
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夏葛冬裘饑食渴飲朝作暮息得其正者皆時
中也
常默可以見道

忠信立身之本

惟誠無間斷破缺

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

莫能止其欲

安其內不求于外見其大而畧于小正統五年

正月十八日分司夢得此語因記之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

皆不暴其氣之事

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纔有有爲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絕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和從中上流出來中是和之源頭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學須有覺方得總會處

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程子所謂形容道體之言此類是也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

易曰脩辭立其誠故慎言乃進脩之要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言宜時時潑體之

雷霆風雨參錯交動於下而太虛之本體自若

萬事萬變紛紜膠擾於外而吾心之本體自如

視箴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之而動者皆是也

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余病頭風久不敢讀書因念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之語原憲之學尚未至於仁況未至

於憶之學者可不勉乎

好爲怪異不經之談者不明理也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愼動

自矜自伐者皆不能克有已之私也

程子曰達理則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在在處處時時刻刻事事物物皆道也須要識得

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於天即怨天其心忿忮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省察存養不可毫髮間斷

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人眞實有命不可以僥倖易其守

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

但當自求所未至者知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要當渾厚中有分辯者在乃可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無矣語人誠之門深宜體此

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爲學只要分理欲二字

人欲肆而羞惡之心亡矣

人知論人之是非而已之是非則不知也

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存天理去人欲

爲學第一功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

行踐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巳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

人將巳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

去皆此意也

人爲學至要當於妄念起處即遏絕之乎毋嘗

用力於此故書以自勵

怠與助學者之通患

先儒曰慾心一萌便思理義以勝之卽窒慾之要也

古人有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四勿視爲先

學須切問近思方見道不遠人

外聖賢之學便是異端世俗之學

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學至於不責人

其德進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翫人所爲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吉乎人所爲悖理即所謂從逆凶又何必卜筮而後知凶乎

一語妄發即有悔可不慎哉

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思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雖多亦奚以爲

欲深欲厚欲莊欲簡

靜中有無限妙理皆見

斯須心不在而動即妄矣

纔收歛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

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無義理以養心何所不至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便息矣

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

從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程子曰人能克巳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

其樂可知切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所處之地雖靜而心飛颺于外亦不得靜也惟

身在是而心亦在是則不擇地而靜矣

心有開時閉時見是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塞時則不見矣故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心術不正則事事不正

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默而觀之

有一毫之矜飾卽心馳於外而氣象卑陋矣

心役物不可役於物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

章最善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

無存矣外物果何益哉

明道作字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

事皆然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此而已舍此皆是俗學

一切外物放下緊緊於身心上用力斯得近裏之效矣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也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宴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予誦此詩凛有警於心

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

主靜以立其本愼動以審其幾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眞與妄耳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於此

者宜淺體力行之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爲誠矣

多記騈雜之事妨正理

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者吾老猶體之

天下古今學術之邪正義利之分而已

坤之初六履霜堅氷至不但小人女子夷狄從

微以至著如人一念之惡循習不已必至於大惡故大而治天下國家近而治一心一身皆當謹之於微也

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古人處大震懼不少動其心自思誠不如古人遠矣

邵子詩云不讀人間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旣往之非不可追將來之非不可作此吾之自省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脩誠可爲後世法

中夜思千古聖人之心惟是誠而已

孟子專心致志四字讀書之至要

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

為學能使理勝氣則可以變化氣質之性而反天地之性若氣勝理則不能矣

識進則量進

注焉而不滿其量無窮酌焉而不竭其源無盡

消息盈虛造化自然之理聖人知之故順之而吉衆人不知故逆之而凶

孔子言有恒者難見驗之人信然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小心來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克勤小物為學切要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

如此似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

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

功益廣矣

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已之爲善爲惡

所由所安之實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於威儀

德之至也

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不可不

勉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蕩滌私邪存養心性端謹容節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爲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由經以求道由辭以得意程子教人切要之言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

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媿之

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意而不敢忽

潑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

凡國家禮文制度瀝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

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

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

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

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

未合者不可強言以鈎之若然則近於諂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

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即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不可因喜而蹉過當爲之事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處事尤宜心平氣和

勢到七八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

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待吏卒輩入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
則可以與之合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
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事已往不追最妙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
悔矣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所見既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

也意蓋如此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

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咸其輔頰舌人未信不可強以言聒之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

忍性增脩豫防而德乃進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脩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即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求民而不已者其東野稷之御乎
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爲主
有意悅人便失其本心
後人開口論天下事若指諸掌然自治空疎作
事無本果能有成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
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

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籠
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
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郎墮其
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出入門下祿倚
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
亦淸心省事之一助

爲政以愛人爲本

爲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

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處橫逆之道也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覺人評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待左右當嚴而惠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

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言當體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畧是所謂

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怨之

夬九三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無咎

決小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

以決之則無咎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蓋其人

也夫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

滋甚故聖人貴讓此乃名言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執己能以病人之不能適足以自病而已

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畧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畧余覺有濶畧之失宜謹之

不言而自能行出則人心服

作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隨

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
者分定故也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
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處事不可使人知恩

欲人悅已則人有惡已者也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

其當

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䙉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尅核之甚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張南軒無所爲而爲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爲而爲之者皆天理有所爲而爲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爲而爲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已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真使人感

慕于數千載之上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已者則敬稍衰於下

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已之間皆一

誠敬之心

以勢利交者安得不終離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覺心緩思可去與否
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闇惡遽怒
先自焚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於
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
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
經曰勿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
深味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
之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
可怒在彼己何與焉者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妥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

切中後世祿仕之病

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便是渣滓消融未盡不觀諸陰陽乎其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衆之道也

物惡太過造化尚然況人事乎

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

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以巳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余直不欲妄詈一人前將妄詈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

廉而自忐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以爲人臣之法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吾愚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
　可不戒

爲政通下情爲急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
　悔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
　　雖非中而吉

集衆人之耳目爲一已之耳目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

甚正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

時下通塞不足爲欣戚要久而後見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

以三綱五常爲本

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與不

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

便辟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爲所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

接物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人須體此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歷試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矣

遇横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甚于此者

六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爲人謀而不忠非仁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

觀聖人之氣象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爲然

蓋可以爲防小人之法

紛華擾擾浮雲之過目耳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切不可聽其言恐

大有害於事

友正直者日益友邪柔者日損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術人者人亦以詐應

誠意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

乎謹始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正以立心廉以律巳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巳之三要也

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始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法立而行則人不玩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行有不得於外皆當反求諸己求諸己者無不盡善而猶有不得者當安於命而已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凡事既濟則盛極而有悔故大象曰思患而豫防之

人臣巧文以避罪非忠也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此設官之本意

有假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末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

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名利關誠是難過上蔡所謂能言如鸚鵡者眞

可畏也

待小人嚴而和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世有闇人論道學不非笑之以爲狂則憎惡之以爲矯僞使學不學道則所學者果何事耶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爲心累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

其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一失人則人皆莫之與孤立而無助矣

作事快心必慎其悔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持之有道則雖亢而非滿矣

惟正足以服人

人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辭以諛已而作文辭者又極口稱譽之彼以諛求此以諛應

文辭之弊孰有甚於此乎

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奬激奬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矣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眞名言也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程子常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

愧大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作官一事不可苟

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大者弗察掇拾小者以爲之不知類甚矣

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

眞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爲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爲三郤譖而殺之

側媚小人惟得是務不知其可賤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爲政之中道也

未同而與言古人所深耻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立得脚定却須寬和以處之

行有不得反之於已使行之是則得不得有命已何與焉使行之非即當改之不可執其非

以求勝於人也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或曰人有慢己者何以處之曰使己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己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己何與焉此先儒之論重書以爲警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才妄爲以取禍也

國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

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凡禍患伏於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然故能消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無及矣

進將有爲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勢利則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

男女之欲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通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

擇其人乎

以巳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巳之勞知人之
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

救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
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于自信
而巳

人巳一也朘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不仁哉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爲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察於安危審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莊
生之言亦可取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

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此言宜念

人多於快意之事総却道

正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

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

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其本搖矣

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

者騷離遠者違距亦名言也

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焉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自脩則人不得以非禮相加所謂不惡而嚴也

即人言可以見所養之淺深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

達大體

張子曰學至於不責人其學進矣此言當深體

而力行之愚屢言及此而不厭其煩者亦欲

深省而實踐之也

自古有天下者觀其所用之人則政事可知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

利者人心之同欲而欲專之可乎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

賞當過於厚而刑不可過於濫

朱子綱目大書張良謝病辟穀其旨微矣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易曰由辯之不早辯也李光祖云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辯劉地激出事來此說最好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

復則吉迷復凶古之亡國之君敗家之子皆迷

復者也

誠心父母斯民爲王道有一毫不誠非王道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巳能惡聞人善何以成

事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淸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聖人凡事皆謹於微漸初六坤初六之類可是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

幾乎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夬履貞厲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

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占也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裕蠱徃見客從容治蠱而蠱益深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羣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于己但
　垂貪不知止之名而已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
　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
　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卽孟子所謂小有才不知

君子之大道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出處小而交接皆當

見幾而作也

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於堂下衆

人之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有感

而書於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

故凡事必謹於微微不謹必至於著矣

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

補

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姤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不能識事幾妄爲而中實亦可耻也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人不謀諸已而强爲之謀彼卽不從是謂失言

日用間此等甚多人以爲細事而不謹殊不

知失言之責無小大也謹之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

皆當謹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不以利交則無咎

暗於事幾而妄爲取咎之道也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快意之時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愼哉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不可侮

慢也

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動矣

所謂王道者眞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待人極當忠而不可欺人我一致欺人乃所以自欺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如不擇賢否非類相比得不隙於終乎蓋世有其人讀易至此有合識之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爲也天也順乎天則心自泰然矣

不責人即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孔子微服過宋其自處雖裕慮事則密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去分明不容於

時猶謂己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事以義爲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爲者事雖正猶未免出於利心